

天

一

閣

集

天一閣集卷之二十一

送李高州序

四明范欽安卿 著

揚粵迹在五嶺之外未始通中國迨後靈秀崛
發人文輻輳與中土共凶殆若東西州然高州斯其
一也顧其地東南距海當倭奴衝水深潮平呼吸
生變扈桂介在西北山菁叢隘徑徑鈔掠非常所
司迭治戰守亦既勞憊矣

主上睠焉南顧嘉惠元元屢詔主爵妙選才賢以資
治理會太守缺遂以吾寧郡丞李君徃諸博士聞
之儼然來造以贈言請余具述其狀且曰諸賢習

見當世之故將何爲公決筴乎辭不獲已於是李
子^璣曰蒙聞兵法制人不制於人故先人者有奪
人之心海濱沙帶限門故稱天造倭奴營堡殆不
容一目弛容瀧春之間賊來若狼噬去若鳥舉
蕉林獅子諸堡可無嚴乎是在慎防林子^璣蔣子
炳文曰治不脩武是謂無國士不素練是謂無兵粵
俗好攻擊以勇鷙聞惟當教之有素崔清獻爲帥
日三等教閱分布有法軍聲大振循而行之不較
若反掌乎是在練戎余子^文戴濟^時某曰兵不知將
將不知兵者危故投醪者悅挾纊者奮同甘苦者

可赴水火山有猛獸藜蘆不採國有虎士敵詎不
畏乎是在遴將劉子經楊某曰上兵伐謀良將
攻心倭奴率藉土人嚮導上官者又徃僮倚以爲
命陽示效順陰懷要脅計仕居嘗邏察無間可乘
細則立斷鉅則聞請彼且脅息不暇矣何變之能
爲是在離搆余曰諸賢之論誠委備矣母亦探其
本乎傳有之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由成化來嶺
以西頻年用兵一行軍靈不無倚辨於民重以倭
奴跳梁力圖捍禦垂十餘年固宜疲於奔命瘡痍
甫起所望人上者加意撫救招流移課農桑寬賦

稅省徭役停追呼後刑罰一切以簡易安靜行之
日滋月累必將內能知方外思敵愾前所論者復
次第脩舉以此攘寇何寇不摧以此守陴何陴不
堅非探本之謂乎諸賢迺避席起曰籌幾者酌重
輕應務者慎緩亟猶之良醫視疾標本以爲後先
斯底於安李君夙夜在事孳孳民隱務惇大體畧
苛細所在聲績著聞于寧猶懋茲行如駕輕車馳
熟路持利刃入無間不待擬議而綽然古之循良
可想見矣願以出言聯綴之歸而書諸旌

贈大尹楊君序

濟寰揚君令宜黃之明年天曹舉能按劇遂移吾
鄆邑宜黃父老請上官懇留弗得追數百里乃去
吾邑方驤首待治君至而政有名迹頌聲四起會
巡察謝公遷秩當行檄所司獎君然任方數月例
不得疏薦也於是寮賢丞田子簿孫子問言爲賀
予曰斯豈足爲君賀哉三代而下漢治最爲稱首
大較選任才良以共長牧當其時若桐鄉邑穀陽
信臣中牟恭蜜縣茂班史八令潁川四長多起家
名經察舉孝廉茂才潤飭吏事敦行德讓視民如
子化行俗美太守刺史者又交臂推引天子臨軒

賜問有名實相應者輒加璽書增秩賜金入爲列
侯公卿異日史官傳諸循吏岷山之碑石室之祠
輝映宇內可謂崇侈矣斯何有於獎也君恭確廉
平動循繩檢御人應物無疾言遽色而胸次灑然
迎刃若解用能吏畏民懷改視易聽咸以循良目
之如檄所稱法行於豪右惠先於困是已恭惟
主上銳意中興寤寐明揚往往脩舉曠典錫燕超拜
有加於昔斯千載一時也即君所施措使巡察不
以遷去據實徵辭必能浮於前之檄使君要以歲
時嘉績聲聞必不限於今之獎流盪克溢其臻益

新嘗未論三代之英將不爲漢賢之流亞哉故曰
茲不足爲君賀也雖然千里起於跬步渤澥成於
濫觴不曰高以下爲基乎善不積不足以成名乎
夫治道以虛爲神以達爲華廣大如天地貞明如
日月流行如四時變化如鬼神長養鬯遂而不見
其迹者聖人也聖人無名其次樹名其次不失名
名者君子所以成身而人主厲世磨鈍之具則夫
獎者細也薦者鉅也璽書金秩者一時也信史碑
祠者百世也皆名也締而觀之將造端於此矣諸
賢舉以爲賀不既允乎咸曰然遂書以爲君贈

送司理葉君應 召序

皇上御萬曆之八年大計郡吏竣臺諫遂遞遷去
詔選中外詰彥以充郡司理柳沙葉君當行自筮仕
承天暨吾郡垂十年矣君廉肅敏亮聲績茂著陰
映紳綏聞者靡不意快余因展慶顧遜不敢當余
曰臺諫者維耳目是寄立殿陛之間所與天子爭
是非地要而責鉅新沐禪冠新浴振衣試從而揚
權之可乎方今道化翔洽四海一家可謂極治然
明者察於未形慮者戒於未成非以治安之可畏
甚於危亂之可畏歟夫王圻者四方之本惟居重

可以馭輕今東北隣胡而西南面以制郡國毗輔
單寡營兵雖號十萬率烏合巽輒莫支緩急說者
謂宜簡練不從中制增設上谷營易臨徐諸鎮屯
以重兵勢若率然斯可倚也中原當秦晉楚齊河洛
之間土瘠人悍俗治白蓮社一呼而十數萬人具
邇年趙燧師詔之變足爲炯戒脫撫馭失宜又不
幸而有二千里之災將何以應之所宜大播恩
勤茂選良吏輕徭薄稅俾家給人足無釁可乘斯
計之得也宗藩仰給縣官生齒蕃息大非弘德時
儷民間歲供不敷且禁其母事他業坐致困斃有

司計無所出此豈盛世所宜有哉先年楊文襄諸公業有論列事在博議變通非急務乎河漕歲輸二百萬石第衝決非常今雖脩復鉅可藉爲久安勝國時可睹已海運未宜懲壅頓罷邊圉飛輓之法舊典固可循而行也利不百者不易業樂輕賚而畧長筭非繆邪胡奴羈縻互市稱貢效款豈其夙志哉嚴莫如君臣親莫如父子厚莫如翁壻漢唐以來咸不足恃茲足恃乎國內虛實不謀而知將何以杜其輕蔑且趙全餘黨以內賊外構城有叛升能一日忘故鄉哉厝火積薪大可懼矣夫危

不生於危而生於治亂不生於亂而生於安識者
所爲腐心此其大較耳若夫本原紀綱之地未易
具論公行陟臺諫矣

主上所倚畀者良厚效忠獻誠稔所蓄積必能察觀
微眇相幾敷陳于以定國是而綏民萌端可爲昌
時慶矣揚摧不當若是邪君曰唯唯一川游君東
野黃君重君之去因使爲贈言愚何能禪於君也
遂不揣蕪陋而序次於篇

贈游郡侯考最序

古之良二千石循俗爲政與時上下要在調劑順

適以綏民萌謂之循良可睹已何近代以來率張
侈其才矯厲刻峻虛恢無當以爲名高視與惻怛
子諒孳孳民隱順流不擾者大悖勢邪習之敝邪
勸厲之非治邪

國朝治體大較三變洪永間懲醜胡亂華綱紐崩摧
腥風四扇吏習汚昏故神聖當天雷驅風掃可謂
治亂國用重典也遂能乾坤奠位日月重明浸淫
至於成弘朝野清晏兵革不試吏民相與恬熙足
稱至治然此竒窳偷惰日趨頹弛至正德矣嘉靖勵
精濯磨非嚴不可而且歲有攻禦繕脩之役資辦

給以遺簿責固其所也久之夷虜衰息歲獲頗穰
斯爲厚幸然瘡痍甫起杼軸猶空海內元元所望
於二千石者撫摩休養寧一日已哉而吾寧殆甚
一川游公之蒞也端慤夷坦貌無城府惟持廉平
以倡化導固已當於人心所在諮詢疾苦風俗汚
隆吏治便不便幾宜具得其詳廼開誠布公以次
興罷不藉重科厚責而井然就理夙夜劬劬若恐
一令之拂一政之愆以爲民厲即其心可上通於
天也斯何嘗有可驚可愕之事耀示觀聽若彼之
狃於勢有不能挽者循俗爲政與時上下不當若

是邪以故吏率其治民安其業涵泳德化而不知
所効第曰游公者吾之大父母也其於世習何如
哉時也爲皦皦母寧黯黯時也爲峴峴母寧優優
公蓋籌之熟矣今歲大計天下群吏之治一時報
罷者多彊悍敏捷以虛恢稱而循良者顧烝烝叙
進仍錫宴賜金俾之還治觀此則勸勵之道未嘗
不慎也士亦何樂於矯厲刻峻爲哉已而公以三
年最上

詔報可銓曹將舉封賚如成典聞者靡不踊躍稱慶
邑令楊君輦因問言爲賀曰吾曹獲大造於公則

夫體量公之心率公之履施於有政以禪公治馴
還成弘之舊詎俟鄙言哉

贈游郡侯晉兩浙都運序

北邊起遼海迤邐至玉門戍守星羅食仰給於縣
官計在省轉輸以資周贍惟鹽是賴故召商中納
塞下芻粟可不勞而集謂之飛輓其筦在大司農
鹽在史而委重於都運所從來久矣顧其職劇而
似散其事亟而似紓爲聲利者所後適兩浙都運
缺 廷薦遂以屬公闔郡士民聞之相顧錯愕曰
時方辛公爲父母師帥彼齷事者何爲廼奪而他

適邪予曰嗟是殆未察委重於公之意乎管子曰
海王之國謹正鹽筴

國家鑒觀往代創爲常股存積之法常股以支平時
存積以應倉猝天下列司者六而浙居其一歲入
爲引以二十餘萬計惟視竈與商而已其始非不
善也何近歲竈也失之貧積逋流亡商也失之怯
賢傾鮮應其端蓋有所自司計者觀變熟慮屢形
疏奏顧猶未能廓然夫何故財利之府百弊攸萃
彼沒沒者無論矣惟是自好者引嫌矯俗者激亢
退讓者因陋博大者紛更意見橫生是非靡定卒

之利源塞而弊孔滋欲其興仆其漏以還

國初之舊難矣又安能論於繩墨之外乎蓋必得純白修雅之賢其志堅忍其才明練者而後可

主上屢詔其所司妙選其人以資綜理意非公莫可
戡者要之上以濟邊陲之需下以收商竈之心汙
見設誠厝慮考求故事深睹利害之原善敗之故
便不使之宜力可得而專者整束而興罷之期於
通商惠竈則夫正灘蕩寬追補捐逃移省雜繇單
賑恤其類非一而莫非惠也從協支清透派時掣
摯減勸借杜興販其類非一而莫非通也而又糾

天
一
卷
二
官屬之科求禁豪滑之占窩細者立斷鉅者轉聞
令修於几席之間而思通於萬里之外不疾不徐
顯有聲勸職似散而寔劇事似紆而寔亟者若此
矣予故曰委重於公之意也不其然乎間以語邑
令楊君輦曰是能先得我心之同然者願以諗諸公

壽李郡侯母霍太宜人七十序

夫才賢崛起當世聲跡宣朗非獨矜奮好修蓋必
藉母氏之聖善焉斯生也岐嶷長也弘樹而莫之
涯猶之鳳鳥非丹山不毓良玉非崑丘不產生可
徒邪劍必礪而後剗螭斷鵠木必滋而後聳堅昂

霄長可徒邪稽諸載籍任姒拓國孟陶與宗其來
非一日矣何者無非無儀婦道也而閭德不外彰
率以子視之語不曰慧積生聖癡積生狂乎又不
曰冰寒於水青深於藍乎綠表測裏循顯知微較
若此矣今觀仁齋郡公嶽峙淵渟金章玉粹莊重
而冲夷凝定而簡直在太宜人視之所謂百不爲
多一不爲少也則夫當年端莊靜一姪諸閩中寢
不側坐不邊立不蹕不食邪味諸類謂之始教如
列女傳者服之無斃鍾靈兆瑞以啓昌胤足推見
已可謂之醴泉無源芝草無根乎郡公蚤申明經

第進士司刑西曹澡心砥行緣情慮因而欽恤之
意融貫其間一時都下稱文無害者皆曰李君李
君則夫斷機勸學却鮪規廉多所平反而歡笑飲
食坐廳事後察剖斷以爲嗔喜如雋不疑鄭仁果
母者勗以義方勿納於邪足推見已可謂之大至
不琢大羨不和邪方郡公之蒞也余謁而問訊太
宜人興居郡公曰始欲奉就祿養召以江海險遠
爲辭第曰旦夕可上道無愆公期吾不往治而能
治治即吾往也吾不就養而能養民即吾養也斯
其心狗公家之急而後其家謂之教忠恤民之艱

而不顧其私謂之教仁神慮凝定太宜人之賢又
可知矣由是推之則夫協相封君警言戒相成名高
月旦坐臻恩錫者鷄鳴之誼也刈葉莫莫締綌爲
服載憫載澣言告歸寧者葛覃之懿也親蠶共服
視冕納漿禮相助奠神人歆暢者采繁之儀也淳
心愉容恩逮卑庶樂只君子福履是綏者樛木之施
也聚衆美而萃之一身太宜人之賢不益可徵哉
乃今年躋七十蜡月五日爲之誕辰郡公方望雲
遙祝邑令楊君輦乃謁予言爲壽因沿遡其所由
來若此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此之謂乎若夫

天一閣集 卷之三十三
介爾景福眉壽無疆不佞固與諸君同茲祝矣

贈濟寰楊大尹上最序

君子應世不爲艱尼而燁著聲績者匪直其才節
茂也蓋其量必宏而其器必厚非宏則委瑣迫隘
無以制天下之勢非厚則搖曳震盪無以任天下
之重即有施厝翼然而興將餒然而仆矣不觀之
海與山乎浩漭無涯萬里一壑百川之織者巨者
清者濁者安流而洄洑襄陵而噴激者一以納之
而無盈無洩由之吞吐日月出沒蛟龍變幻無端
無不得其理者海也宏爲之也首起崑崙五嶽環

布龍從萃業上際穹玄共工之所不能觸女媧之所不能煉由之鎮壓九有廣毓品物不震不崩與天終始者山也厚爲之也則夫君子遭時之艱而綽有餘裕不藉於宏且厚以爲之哉余於邑尹濟寰揚侯未嘗不傾心嘆服焉邑故近滄海氓庶雜揉風澆俗競大非曩時雖夙稱善忍者鮮不忿詬而又當島夷內訌之餘情暖萬狀震撼擊撞其來無方未易以凝神定慮焉者其艱可推矣侯之蒞政也氣度寬裕不激不隨無論事之逆順人之賢不肖一意包涵未始見有疾言遽色遂使覲德者

心醉聞風者景慕無不人人意滿若事幾之來控
惚膠隔未易揣摩一舉手投足間即有輕重人皆
倉皇侯獨凝定應之皆適於法理而衆遂恃以爲
安斯非量之宏而器之厚乎緣是吏程其能民安
其業士大夫頌其政而臺省諸公交推其賢迺今
任周三載當以最上

主上方勵精圖治寤寐賢豪殊異之擢旦夕且下顧
內自朝署達於方州邊陲幅員不啻於萬里繩貫
鈎連幾務填委蓋醜解之所未解膏肓之易爲匿
其焚與重有甚於吾邑者欲使相時調劑綏和元

元而措鼎祚於泰山之安非茹納之以量鎮定之
以器不可者持是以往夫復何艱之有若此者由
侯天性高朗質任自然殆非庸衆所可企及而平
日學問之功亦不可泯揚子云百川學海而不至
於海丘陵學山而不至於山是故惡夫畫也合而
觀之端可識矣邑丞田子簿孫子蓋嘗出入交承
而有得者因質以贈言故不辭譎陋而爲之序

贈濟寰楊明府應 召序

古者臺諫無專官秦漢來始署置名稱不侔大較
意在主諍論備察劾

明興始設給事中監察御史視中外諸曹郎有名行
功能者充之專矣茲所司復以缺負請於是邑令
楊君名在徵中夫當耳目腹心之寄持白簡在天
子左爭可不可查定國是糾正百僚出則奉璽書巡
行郡國許以便宜從事計安元元斯豈眇小哉必
其人肝膽志赤習覽當世之故冀一得當以左右
人主副生平要在審諦機宜讜論善道俾聽者忘
疲言者不費如矢應括泉輸壑茂不濟矣顧世恒
難之人主者又深惟宗社至計虛懷降體延攬不
遑斯可明目張膽奉以共事不然嬰鱗叱馬前有

却慮後有悔心其將能乎斯又難矣前之難難在
我我將圖之後之難難在人主如人主何志士蓋
臣所爲躊躇四顧拊膺太息也試觀揚君之令我
念積歲苦兵瘡痍甫起務持大體畧苛媵孽孽民
隱疏刑緩征若恐有傷非特其政善也仁心爲質
順流不擾未嘗有嚴聲厲色以故人爭附之聲望
出海內諸邑上若此矣

主上聖哲開天躬攬威福所居肘腋權倖及交私者
以次翦艾諸言事臣一切召還虛心受言烝烝嚮
於至治千載一時也加以君之施存寧復有所難

乎雖然不遘諸始事邪

高皇徵古防釁分列六卿不相統壓第以臺諫夾持
之當其時號稱寧壹已而論思諸臣參預機密馴
致上下隔闕六曹執奏臺諫從而禱救職猶未失
也嘉靖間新貴人憑藉寵靈叱咤恣意諸曹事無
巨細咸關白惟拱手聽臺諫出死力諍輒報罷而
巧佞者且附和獲美官道乃若是邪前之召還是
亦叱咤類也邇聞政府諸老協忠體國休休善容
將同升諸公光濟中興斯世道更新之會而英賢
所由揚眉乎君往矣余也固陋即不能作賢臣頌

聖德詩亦且鼓腹擊壤夷游於康衢間哉

贈黃別駕移江右序

夫君子出而受一方之寄理若絳御若轡游若刃
審若正鵠非可以循常視也要則無所于體以虛
爲體無所于用以順爲用非漫散無當之謂也宏
曠而釋累順非猖狂自恣之謂也善應而不窮故
地之所歷有微顯勢之所趨有重輕而吾應之可
浮可沉可利可鈍隨其所遇而心無欣戚避就焉
蓋忘我而我不尸役物而物不囿非天下之大賢
孰與於此吾觀於東野黃君其庶乎黃君以鴻碩

舉上第於鄉時方弱冠。述志雄圖，視輩流宜無可
當意者。廼以親故，應博士之番禺。善於其職，遂晉
宣城令。孳孳與民更始，賢聲籍甚。坐拂當塗，指爲
所中。左遷博士，衛輝矣。則又善於其職。晉承天別
駕馬夫爲博士也。若近於輕而微者，顧舒泰而無
所誣，爲令與別駕也。若近於重而顯者，又隱約而
無所銜，非體虛而用順。若是邪已而起復，蒞吾寧
監五屬縣及餘姚。上虞諸稅，因給軍人餉，搜爬倉
廩，積蠹出納。嚴平官吏，夫斗諸人，靡敢翫法牟利。
無弗人人意滿者。受檄掌吾郵奉化，定海諸邑事。

敏而有則庶而不剝墜舉廢修政平化理觀風諸
使交褒異之蓋僅閱歲也乃遽有江右之行衆相
顧驚惋欲留不可得君顧視往昔若無軒輊者意
念深矣夫治天下者樹人如樹木而使人如使馬
豫章之木干霄閉壑大踰數十圍世所希邁見也
非潤之以霧雨薄之以霜日浸淫之以歲時而俟
其成焉則何能共清廟明堂之用騂騶神品汗血
蘭筋力可躡雲奔電非不雄矣然必秣之浴之剪
之剔之置之寬閑之野嘗之靡羗之阨斯能過都
歷塊一日而致千里君之材蓋豫章而騂騶者也

國家之所爲玆惜於抑揚鼓舞之中默寓長養成全
之厚有難以恒例論者他日譽問日隆位置日進
當奕奕出紳綏前猶之絲理而巨細條暢也轡御
而順適康莊也刃游而入於無間也正鵠審而舍
矢如破也體用相成固素所表見者乎君行郡大
夫陳君屬以贈言愚於君有一日之雅因論次其
治行類若此陳君曰斯言也信而有徵遂書之

送黃別駕序

范子曰東野黃君蓋以道勝者云道勝者胚胎於
性真浸涵於德義強忍堅定獨行其志故利不能

淄勢不可撓蟬蛻於塵壙之表皦然素履蹠此奉
身服政冠冕人倫聲施後世即耳目所逮蓋罕矣
黃君之爲吾郡判也歲領諸郡賦以十萬計環海
上而戍守者率待哺於官任非眇小矣顧奸蠹盤
互徃徃舟車鱗次水滸旬日不得通即通以大量
入小量出輸者積疲於道路稱貸以給軍人亦遂
枵腹而莫之誰何邊儲日縮流弊相禫而主者亦
不呵問何也黃君身既純白又殫心鉤剔祛其垢
而謀之新出納惟平驩聲四徹迨視事於鄆奉化
定海諸邑夙夜在公諸務畢興贖鍰羨餘之入一

無所私孰不曰黃君廉也筮仕以來官更六任地
歷多方完蓋相屬於道黌官所淑棘闈所收僚案
官屬所交承殆不可勝計而閩故寇裳淵藪也附
離非難者君一意安恬無境外束修之餽即今選
曹里人也所知頗勸君爲地君咲而不應他若所
居持法豪右不貸假徃以且獲譴其志行何如也
夫由前言之則利不淄由後言之則勢不撓謂之
道勝非歟莅吾郵僅踰朞月芳譽日起按院王公
謝公齋院李公相繼嘉獎會郡守缺撫按二院特
畀署掌可睹矣詮材疇庸內而郎署外則守貳宜

無不可而乃量移江西道勝之効信矣軍民聞之
交相悵慕矧吾黨誦德慕義雅所傾心者乎攀嵇
借寇計不獲售廼相率祖於郭門之外爲東野之
歌曰東野之山兮蒼蒼行日月兮攬扶桑石可砥
兮輿可蔽表儀我人兮允臧儼輶軒兮夙駕遡冷
風兮心未央東野之水兮泱泱窈窕宅兮蛟龍與
游沛靈雨兮四周暖禾黍兮盈疇倏方舟兮遙邁
心欲挽兮莫我留嗟輶軒兮颺馳嗟方舟兮何之
瞻寥廓兮鴻鵠云期羽翮鼓兮橫四海彼臂鞬兮
可得而羈睫王祥兮音徽下上千載兮斯同歸

賀比部少東包公序

夫君子應世而興，鼎峙三才，囊括萬彙，豈徒與俗
浮沉，晷沒終年已哉！將必抗志人代，茂樹名行，進
則佐人主，遵皇王之畧；起仆苴，漏康濟元元。否則
奉身而退，閉關却掃，舉聖人之道而闡明之。成一
家言，以詔人人。斯能矯世振俗，列於儒者之林。前
之千古後之來今，何莫不由斯以吾觀於少東包
公。殆庶幾哉！公上世以來，多顯人生。即紹明家學，
成進士，昂昂出倫，輦前筮仕，桐城令，政理丕修。
一時爲江左稱首已，又承撫州佐，南京兆，溯自

高廟年垂二百良法美意淪泯殆盡而在賦役爲甚
巽軟者不事事善宦者且容容異歲時得代去爲
幸以故豪右專利善良失業臺省大吏非不圖惟
而環視屬僚鮮克肩之亦無如之何矣迨至江西
上官首屬公釐正乃考驗十三郡田如干賦役如
干就蠲外歲應執役如干總統而縷分之均以爲
則曰一條鞭法役遂稱平至今循行不改若金陵
勲戚躡沓恣睢寺僧且冒例僥免侵隱日滋莫之
敢問公乃按籍履畝檢括羸縮且得要領因之差
次賦役公私交便後復左官兗州魯藩擅私越制

公舉上世之典條列郡志以示繩束乃大不便俟
公行而輒去其籍諸如此類皆人之所不能爲所
不敢爲而直以身當之雖便利國家讒構亦緣是
生骯髒仕途胡能終自免哉公垂橐還家恬於勢
利修明舊學徃徃多所自得因念仲尼之業吾徒
所爲頌法也世家所載疏濶散見諸書蹟駁相尋
若此弗晰而欲端諸道術難矣於是上下千餘年
間旁搜曲覈得其實奧而折衷焉稱曰聖門通考
仲尼之學於是大明人士得以辨方統同有功斯
道良不尠也夫公之從政如彼家居又如此以是

列於儒者之林信矣。迺今年踰七十十一月望誕
生外孫陸某爲公壻。因以文請竊聞大壽壽德小
壽壽齒。迺本其建樹淵源表見當世者。若此矣。雖
然呂望耄年爲武王師。輒以敬義相勗。衛武公年
逾九十不忘抑抑之戒。違賢動篤。若是此。又愚與
公交相倣也。公其然哉。

贈司理秦春暉考績序

天下之治不難於才而難於善用其才。善用其才
者非凌跨人代長視濶馭百折必前不顧艱阨已
也。亦非運計設慮閃伏如神籠罩群類置諸股掌

已也蓋在執物作正敦舉大體而又鑒觀世變審
締幾宜開闔緩亟不泥於法亦不越於法之外斯
能導揚化原綏和民萌才如此者乃可謂之善用
試以理官與邑宰論之理官之體貞於簡嚴邑宰
之體照以子諒顧人鮮克兼之比年以來禁罔繁
密所在犯者蝟毛非時行刑彌旬罷市而獄以越
告無虛日諸賦征輸併於一時貧民力不能前官
坐謫罰更侵冒之刑例之邊海株逮善良督厲接
踵所司方救過不暇而民間惴惴懷恐無復樂生
之心此豈

聖明意哉夫亦當揆者之責乎春暉秦君起家進士而吾寧理官屬故相操切之時怕人鮮不希旨奉行以徼寵利者而君迺悛悛醇謹不失尺寸在署門禁甚飭訟者魚貫列庭下更番訊鞫其實得款須臾即決遣爰書躬自裁劑書史毋得上下若漢廷老吏情可矜疑者率從寬貰迨奉檄按行他郡邑不張大聲色凡鈎稽讞覈諸務咸適其則交口頌曰何幸遘見明公邪至攝吾郵事勤於考驗風俗諮諏民隱即山海細人皆得向前陳說情事以次區斷若親履目矚無不人人意滿民間諸稅以

時征輸不聞告病亦無苛責若不知有他者
皇上總攬政柄諸皆反正海內始慶有今日而君固
先得之觀其簡嚴子諒舉不違體至若繁刑重斂
世方重足而立側目而視觀變審幾宜有亟焉者
一旦解去以爲愉快曾何假於凌跨閃伏之術所
謂善用其才者非邪刻薦累上適當

皇心而茲且以考績行佇將列置法從寄畀耳目荐
履崇鉅光濟中興良造端於茲矣適邑令周侯問
言於愚第語之曰斯論先得我心法程具在敢不
夙夜祇承遂書以爲贈

贈別駕徐方輿奏績序

東海起自登州延漫至瓊厓迨八千里碁置衛所
分屯列戍以備倭夷而吾寧適當其衝歲給軍餉
十餘萬故所在建倉收貯司以官攢特設別駕一
員以總歛散之權非不嚴且重也顧其地荒遐山
谷采阻毒霧颶風非時爲厲夏冬溽暑層冰猶難
猝嬰以故重發轉令他官攝之士奸乘隙徃徃交
通用銀錢私兌糧不入庾輒假印券報成事流弊
相沿莫之窮詰間或逗漏更相牽引官吏人輩固
有聽其請求或懼要脅麗於刑書逃亡相繼然已

不可追償一行戍守馴至捋腹不任防禦而主者亦以代去爲幸非朝夕之故矣歲庚辰新都方輿徐君至神爽精稜期以才畧表見當世廉知前故私語曰吾奉

天子命監理公餉坐視民之膏血填委諸奸溝壑寧能甘心乎爰下令曰邊海諸倉敢有仍襲舊弊蠹國殃民者按法毋得貸乃挺身涉歷諸地不以險阨觸冒爲艱諸納戶各運米以往舟車輻輳計其先後親視行槩令官吏徧封諸倉所在充牣而納者即行遣發公私蓋交便之海上緣此知有法紀

矣夫以積歲之弊而釐於旦夕盤據不易攻之奸而破於一舉綜而言之君之善政著稱者四率職之共也燭奸之哲也當幾之敏也任事之果也其利濟諸人有五美焉奸豪不敢攘利私笮也官吏無從污穢也運戶不復留難也軍人得飫飽趨事也官家免於追賠也蓋前此所罕睹聞而君裕爲之其於特寄嚴重之意寧復負乎他若董運攝邑諸事咸有稱聞宜乎監臨諸司迭移嘉獎今以考績行時當

廷議延攬英乂越於恒調將茂膺褒異擢置要近吾

寧不得久徼寵惠也方以爲念會縣令周侯屬以
贈言余故特舉君專職盛槩以先旌銓曹聞之
其以愚言爲足徵哉

天一閣集卷之二十四

四明范欽安卿 著

寧波府重修社稷壇碑

郡故有社稷壇在治西俗所稱社壇橋之陬唐末
刺史黃晟展城徙置於城西南元更徙今地已乃
合祀風雲雷雨我

明就故壘增拓專祀社稷壇廣五丈高三尺四出階
各三級上樹石主北向外設四門繚以周垣視昔
蓋嚴且備正統三年知府鄭公珞肆加葺建成化
三年知府方公達稍飾治之于今且百年矣兩風

雪日侵鬻剝蝕蒼莽叢生蛇鼯窟穴又鱗次闌闌
舟徒絡繹鷄豚四集積穢成丘守人曠惰莫可呵
禁每遇齋日所司輒寄民居苟且卒事率以爲常
南昌張公正和來蒞喟曰予來

聖天子命典社稷顧茲荒陋將何以對越明靈于是
審規度宜掄材程役芟其蕪翳品其階列壇壝式
崇松栢羅植周垣四門扃鑰惟謹西又構齋廬五
十餘楹門并庖湑錯陳昉列始事丙辰冬十一月
至明年二月僦工適脩春祀公率吏民咸赴齋所
靖共肅謚即事之夕風清天朗牲醴圭潔香幣蒼

郁登拜奠獻秩秩有度儼若明神陟降人咸欣喜
秋大有獲咸稱神貺昭答郵縣尹夏君儒求予紀
其事夫社稷之祀肇自顓頊蓋社五土之神稷能
生五穀之神人非土不立非穀不生故咸秩祀其
壇社左稷右其土視方其木視宜其表以樹其圭
以石其服絺冕其玉兩圭有邸其牲太牢或少牢
其幣黑其日用戊或申其禮三獻其樂靈鼓秦太
簇歌應鍾舞咸池其配以勾龍柱或易柱以乘自
高辛唐虞而下禮有隆殺神則一而已夫丘陵墳
衍表啜防庸且列祀典今秉持陰德游揚玄化奠

民居粒民食若斯者非所謂有功則祀耶而世人
臨政開畧則馳驚干聲利猥瑣則拘繫於簿書又
或逡巡畏忌靡所事事慢神禋祀以爲細故視公
爲何如也公廉毅仁敏由丁未進士守衢移吾郡
諸廢並興此特其一耳今晉湖廣按察副使若丞
番禺侯君國治判關中段君在昆明周君儒理刑
常熟查君光述皆預贊翊而夏君儒實經度之董
其事者則吾鄞丘丞民感銘曰赫赫明靈宰司
土穀惠和烝黎代天布福稜稜方壇在郡之西時
祈時報靡神不依荒蕪芻牧歲日滋久誰復軫心

越惟太守太守幾何公功寔多有壇丘聳有廬星
羅艷深靜密神式惠顧播地之能篤天之佑雨暘
時若災沴並蠲庇佑我民于萬斯年

定海縣重脩江南塘碶碑

吾浙東濱漲海鉤連列郡形勢奔會是惟寧波爲
雄居常握中制勝旁列諸邑羅若奕棊而阨顧在
定海其所領六鄉負海挹江江以南靈巖太丘二
鄉寔當水衝土故沉瀉占田可十數萬畝萌庶錯
處力作資贍異時設塘四十餘里名曰千丈中列
碶五曰長山大碶曰小山碶曰楊家碶曰貝家碶

曰通山磧外捍內瀦應時宣洩昔人之謨逝矣迨
後歲日滋長海水吞齧臨丘四睨蕩然一壑即有
高阜鹵溷浸淫年比不登民乃轉徙數以困告所
司率視尋常莫之省憂蓋數十載於茲矣歲癸丑
廣漢宋令繼祖將蒞事會內轉不果至辛酉春害
乃更劇廣右何侯愈至詢民之瘼循行郊野首跣
江南達于二鄉喟然嘆曰民溺若斯極乎爰召父
老慰勞數四清問厥由衆咸謁款曰是誠在我即
按故牘占戶立期會銜志量田出貲驗丁發繇於
是伐石輸土採椿斂芻庀工集夫而猶身先巡督

首營諸塘徐及五磳下廣上銳開闢翼如望之脩
脩就之窪窪橫列周布如環如拱肇於秋九月迨
閏十一月工竣猶慮堙圯遴士民勤愿者爲長專
備脩葺司啓閉無敢玩逸已又大濬鄉中諸水股
引達渠淤土溉田田益用肥饒今歲乃大獲率二
鍾室家胥喜流民來歸頌聲交作徹於四境定父
老於是圖勒功德宣示人人乃與士大夫俞君世
中輦質言於余夫虞周之事可睹已漢築宣房至
頽竹槿石從官員薪金甚劬苦說者又微文刺譏
後世緣以爲戒余未嘗不嘆治水之難然責在守

令上下數千年間如河渠書所稱臺駘史起召信
臣諸人又何其烈烈也今觀何侯之撰宜其慕義
感德延諸無窮其辭曰大海綿曠駛波橫流懷山
襄陵靡辨九州睠茲定土會稽東陬禹功攸奠鬱
爲名丘則壤成賦中邦是侔施及後彥勤相厥猷
樹防引澮蓄瀉相糾世遠迹湮矇也孰謀於鑠我
明挺生哲侯宏朗肅給憂民之憂相彼兩鄉據邑上
游海水盪滴決地爲洲下民搯擊翳誰之尤乃塘
是築乃碶是犖庶民雲鶩厥功儻鳩原田每每我
耕我耰我有積倉翺翺公劉惟茲庶民夙夜歌謳

何以報之穹碑道周時崇時護百世不替猗嗟後人庶幾作求

寧波府重脩江東大石碣碑

寧波故澤國也鄞爲附邑惟東鄉稍稱沃饒河環東錢湖而行南受金峨白杜橫溪諸水東受阿育王天童太白諸水湖所瀦七十二溪又貫輸其中溉田數十萬頃然湖注於河河復注江勢若建瓴往往設壩以司蓄洩繇是荻埭今名雲龍者碣於南以貝則東周蕭臯歟分其支回江今名五鄉碣者東西各一爲五門碣於東而西則碣江東大石

蓋又諸磳所視以爲羸縮者也江東直郡城靈門而東瀕大江置閘曰浦口上覆以橋大石去東南里許亦置閘蜿蜒如游龍啓閉以時民大便利矣其後河漸淤塞江東民並河而居相率規爲姦利跨棚其上侵蓄故堤鷄豚畜牧厠楹布冶戶又錯處治鐵砂盆橫集大石且淪於演武場四顧榛莽漫不能識所恃者惟雲龍回江而已邇年定海令宋繼祖以其民與郵民角利乃別磳東岡東岡者回江下流也江更爲河去五十里而遠磳門又殺其半淫潦橫至猝不得洩民懼妨穡事不知所

爲惟時南京兵部尚書東沙張公方家食宣言於
府曰東岡礮爲民設其著今顧以澇告志稱江東
大石故有礮宋陳守愷從民請濬治延廣具有數
誠因令重䟽水既通行而諸鄉並獲其所利濟東
岡宏遠矣事蓋莫亟於茲夫卹微勞而捐重利恬
旦夕而忽遠籌非所以廣德意而先疲民之急也
是在賢守令按故道歸侵土䟽滌滯垢復爲闡服
引上流醜入於江約費緡錢以十百計兩月而可
畢工衆心稱便驥首待命斯何厚讓而弗居也當
是時威遠周侯希哲方始事值以他累去庚申春

安德魯侯鑑至公復申前議士人以私故抵譴百
方侯曰苟利於民違恤其他第往視如公指亟下
令趣所司庀役即工民乃大來果如期而河通礮
成連歲大水不爲害田入視昔較倍黎庶懽躍頌
聲四作鄭父老將諗來者垂諸久遠迺屬邑人包
知事櫛經歷大中諸生盧叔麟洪謨鮑道亨來言
記事某曰嗟乎君子道濟天下而尤思利被一鄉
若太守民之師帥所使與民興利除患長養煦育
者也中世士大夫鄙夷其鄉上焉者皦皦自好置
休戚不問聞不且便利身圖即所關說是非無所

底吏治率一切苟簡以簿書期會爲亟徼攫聲華
虛恢無當嫺然靡有軫念民隱之心斯其人可與
共圖化理耶公以雄才宿德蒼生屬望而侯廉靜
方毅名位日起茲所展措蓋自宋以來迄今且四
百年是何功之勤茂而濺澤滋暢也余未暇遠引
卽鄉先生魏峴陳說迴沙閘便宜陳秘閣藉樹名
王元暉堰它山陸南金李夷庚相繼濬東錢湖民
到于今尸祝之視此豈不更相輝映哉信可記已
辭曰

芒芒神州畫爲九野揚惟陋區厥田下下我鄞斯

隸曰東鄉者阻湖枕江奔流橫灑爰藉諸碑以豬
以瀉歲久道湮穢積如疴伊誰呵禁且廬且治嗟
嗟甫田彌望皆水萌庶鬱伊何術可假顯允慈懿
惟大司馬振我鄉氓覆被廣廈天昇令侯德音不
瑕委神拯患曰惟在我幸稽故迹翦翳滌苴豐功
遄奏史超白跨稻梁撫撫充場溢舍蒙也論著竊
附頌雅於百斯年施在民社績武者誰曷哉流亞
寧波府推官趙君去思碑

夫俶儻瓌瑋之士仕官居職非必厲矯物希潤之
觀投流俗嫗煦之好規取非分以明意得也然而

行迹焯著聲施後世居常服習去則見思蓋非利
勢之所能驅辯智之所得縻其故何也詩曰樂只
君子民之父母夫惟君子而能宜民仁愛爲基惠
利雜施而出之以忱誠則天地動容金石爲開而
况人乎况於素所保持者乎今觀於吾郡司理起
君豈其人哉君名奮字

閩人也用甲科高等

當右選以請故出領温州府教有聞矣隆慶戊辰
春遷吾郡郡游修海備重以歲比不登征繇百出
流殍相仍又俗好訟抵訐鈐鑿以爲名高非一日
矣君端厚肅給而又嫻當世之務邃於法理要在

脩明教化捐去煩苛以寧民萌至即延見父老曰
吾夙夜所爲斤斤者徒以吾民也其爲吾勸厲若
子弟鄉人力本樹善無壞我

高皇之訓觸三尺法亦惟爾父老之勤其諸利病官
政善敗具咨諏咸有歸指用是訊讞察見隱耿緣
情麗法徃徃獲所平反如陶語輦私相告語曰不
圖此生再睹未日時稱文無害者必首君隣郡望
風請質者無虛日廣積常盈諸倉棊置海上歲輸
蓋數十萬計也積苦風濤築黥窟宅爲姦利君
回刻垢建議徵銀官爲就其地平糴民大稱便从

之攝吾郵地當孔道使旅旁午洎公私供具槩取
給於民稅入惟寄諸里胥侵漁無紀而濫詞猥攝
更牽比其間莫之誰何君廉其故創爲法約諸正
費取諸公帑宴會問遺及私需一切報罷列巨匱
庭中聽民以所輸自署置日更一吏視其籍他無
得預至官屬受詞市虎下鄉諸弊舉釐正矣民遂
按堵邑中北渡鄭郎等六壩靈橋桃花等六渡寶
豐雲龍等一十七墩用以通舟徒蓄洩諸水邇年
下其直夫不應募而定額俸莫可動公私交病候
覈視司所倉舖諸受直贏者以相裒益賦不加而

事弘濟諸生以次受業督勵詮品彬彬興於行藝
其設慮敷治類若此俗所稱羨餘楮贖堂食雇直
諸金一無所問暇即杜門却掃研精故典布袍糲
食泊如也無敢以私謁款廩廩有古介士之風先
是吏趨澆競寡情實善揣上人意指陰伺喜怒爲
避就聲問虛恢交爲引容而君顧闐然內修整整
民隱爲流輩所迂已乃資伐侈茂遂出其上部使
者大異之薦上其能今春吏部舉天下之士治行
卓絕者十五人請爲從臣而君褻焉居首濱行父
老率其子弟鄉人涕洟遮留侯亦泣下久乃得去

僉謀伐石以系去思請言於余不得辭而論次其
大歸如此寧常希世取悅覬不可必得之倖乎其
中心蓋誠信於民也語有之無翼而飛者聲也無
一 根而固者情也可推見已侯今晉爲吏科給事中
行且游躋崇列勲伐愈闕以慰荅此方之人異日
修舉故事傳循良圖像貌至與欒公之社石相之
一 祠後先輝映者發軔於茲矣嗟乎賢士大夫衣被
寵靈寄有民社期於表見當世光垂不替者其視
此夫其視此夫

寧波府釐復學山碑

寧波府爲東南壯郡與屬邑鄞俱置學有山起自
四明磅礴東下橫縱萬三千七百餘畝上產竹樹
藝菽麥諸物宋天禧間大給土田贍二學而此山
故在給中佃以禪僧寺僧歲課租三百緡久之彰聖
寺僧掩爲已有釁構迭興卒莫能定而學固無山
也於是諸生樓燦朱勳輩陳狀於督學沁水劉公
東星巡海長洲馮公時雨下諸郡郡丞卞徒陳侯
文方署事廣諮博稽具得要領屬邑令巴縣楊侯
芳覆覈以確議上遂請於都御史成安吳公善言
忻然嘉允劉馮二公復飭以歸佃徵貯俵支鈎稽

諸法纏纏有緒如來指會新守獲鹿高君自新至
董成之雅足垂久遠矣於戲古道之日陵夷也斯
殆庶乎古者士農不易業士受田五口當農夫五
人同迨閭巷耰鋤歲新穀入皆入學上老坐右塾
爲右師庶老坐左塾爲左師距冬至四十五日始
出學傳農事公卿大夫餘子及士庶人子皆然上
之人程其秀異以次移少學太學官於天子當是
時士皆贍給修聖人之學研習世務其効至於德
成名樹翼世綏民可睹也然恒產之外未聞有他
藉焉夫何井牧廢而生聚乖鄉校墮而弦誦缺浸

淫以及後代雖間有規措無能返舊士欲專精學藝難矣宋人倡爲贍給法以相補救有以哉

聖朝綜覽今昔銳精長養肄學者復其家二人以佐養所在廣列室廬群弟子其中日夕會膳往之士田輒弛以與民徵稅共事獻圖蓋殷懋矣迺今道化熙洽髦士雲蒸視曩昔不啻倍蓰膳有定額而士人顧多寒畯一行考課暨婚喪諸助靡所於藉達賢蓋嘗隱之方今

主上廣厲學官釐正科條罷撤書院崇本實抑煩靡所爲養育者甚殷因之推廣德意山仍歸學不

當如是邪夫古今時也輕重勢也弛張宜也神而
明之人也茲諦觀之祇承之謂共抉剔之謂明惠
施之謂宏黜邪翊正之謂貞不牽異議之謂勇風
厲世教之謂仁萃衆美而效之成諸君子之有失
造於吾士也語云惟食忘憂又云耕而不勞不如
作暴庸豈且然而况士乎則夫感激殊遇爭相濯
磨以聖人爲教率成性成身處則蔚爲儒宗違則
道濟天下以求無負是在諸士而已廼博士弟子
一員遂以記來請因詮次其事如此山之疆至佃人
租額并諸條格具列碑陰系以詩曰於赫

皇祖統天御邦汎驅腥穢精曜迴光步窮童亥周攬
四遐衆建黷校化覃兔首惟我寧域宸海被山位
應星紀厥名賢關青青子衿有來紛輪齊魯嶽嶽
洙泗齟齬辨志定方豈不好脩睦言內顧誰克與
謀相彼彼明山萃土之毛繫昔何爲利濟吾曹禁網
濶弛旁落緇徒彼飲而嬉我瘠而痛嘉樂君子聿
懷作人按籍來歸即舊爲新覆露我學我公我私
飲水知源何以效思在昔泮水思樂魯公亦有西
蜀教漸文翁流風泱泱異代齊賢大道炳爍如日
中天爰紀樂石昭垂千秋庶位繩繩勗哉作求